

汾州府志目錄

例言

圖

表

以上
首卷

沿革

卷之一

星野

疆域

以上卷
之二

山川

卷之三
卷之四

城池

官署

倉廩

學校

壇壝

以上卷之五

關隘

營汛

驛舖

以上卷之六

戶口

田賦

鹽稅

以上卷之七

職官

卷之八卷之九

宦績

卷之十卷

食封

流寓

以上卷

人物

卷之十三至

義行

卷之

科目

卷之十八

仕實

卷之

列女

卷之二十一

古蹟

塚墓

以上卷之

祠廟

卷之四

事考

卷之五

雜識

卷之六

藝文

卷之二十七至三十四

汾州府志卷之十二

食封

孟增史記趙世家云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臯狼徐廣

曰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其名孟增號宅

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里志臯狼是

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

王成王居之於臯狼故云宅臯狼

士會食邑在隨故左氏注亦稱隨會以上

代王是爲文帝漢書文帝紀高祖十一年定代地立子

恒爲代王都中都說詳沿革

土軍侯宣義高祖十一年以擊陳豨功封邑千一

百萬謚曰武子孝侯莫如孫康侯平襲平子生元朔二

年國除。

鄔侯驪鈞齊哀王舅孝文元年四月封六年國除

離石侯劉綰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涉侯。

藺侯劉噫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武原侯。

隰城侯劉忠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端氏侯。

土軍侯劉郢客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鉅乘侯

羣狼侯劉遷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

中陽侯鮑永更始時以破青犢封光武初國除。

以建漢

中都公曹琬樊安公均子黃初二年以嗣豐愍王昂後封其年徙長子公嘉平六年襲昂爵爲豐王。

中都侯孫資景初二年由樂陽亭侯晉封齊王立增邑三百戶並前千戶

京陵侯王昶嘉平二年以征吳功由武觀亭侯晉封邑三千七百戶後以克母邱儉文欽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謚曰穆子渾襲

離石子孫宏咸熙中以父資舊勳封

以上三國魏

西河王司馬斌宣帝弟咸寧三年由陳王徙封邑千七百一十戶謚曰繆子隱孫晉繼襲

京陵縣公王渾初襲父和爵京陵侯太康元年以平吳功增封八千戶

公卒謚元子濟濟子卓襲

西河王司馬喜爲石勒所執

以上晉

離石侯石嵩卒葬萬戶山之西

石趙

西河王元太興太和二十年由前京兆王改封子昂孫
悰襲

永安侯魏勤太宗時封

西河公元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被堅執銳名冠
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
時封子撥襲

西河公元石都天安元年封

永安侯劉乞歸孝文時封

平遙縣子司馬子如永安初封邑三百戶晉侯

以上北魏

永安縣分隰城置始於北魏太和十七年前此之永安卽今霍州永安城而孝昌二年西河郡及永安隰城介休三縣俱喬置平陽界故北魏以前永安封爵孝昌二年以後及東西魏西河永安隰城介休封爵例不載入北魏之中都在今榆次縣又定陽未嘗喬置介休故北魏之中都定陽封爵例不載入

辨詳沿革

西河王高紹仁文宣帝第四子天保初封

西河王高仁幾武成帝第八子天統三年六月封

西河縣公任延敬

西河郡公乞儵令和

以上北齊

西河縣公獨孤景雲廣阿縣公楷子周末以父功封平遙縣伯鮑宏周平齊以功封

永安縣侯韋壽孝寬子建德中封靜帝初晉滑國公永安縣伯杜產武帝時以戰功封周末晉襄武縣侯永安縣男鄭元琮沛國公譚子宣帝初封

西河郡公乞伏慧任周以軍功封隋仍舊封

以上北周

介國公宇文闡卽周靜帝隋初封

介國公宇文永洛由虞國公改封

西河公紇豆陵

西河郡公竇洪景官驃騎大將軍封子儼孫明哲襲

平遙縣公鮑宏開皇初由平遙縣伯晉封

永安縣男鄭元珣周沛國公譚子開皇初封隋以上

永安王李孝基高祖從父弟武德元年封二年討劉武周戰沒

西河郡公溫彥博武德初以勸幽州總管羅藝歸國封貞觀四年晉虞國公

永安縣公姜寶誼武德初以佐命功封

介休縣公郭知運破突厥有功封

西河公竇敬遠孫善衡曾孫懷亶元孫印襲

西河郡公郭英又後晉封定襄王

西河公張綸

以上唐

西河郡開國侯相里金

五代時

西河郡侯靳德淵

元時

慶成王濟炫晉恭王第四子也晉恭王櫛太祖第三子

母高皇后濟炫始生太祖方御慶成殿宴故他王皆率繫

以地而王獨號慶成國汾州成祖時坐事召還薨謚莊

惠子美靖嗣薨謚恭僖子鍾鑑嗣長子奇滇嘗代父理

府事善死無辜七人晉王奉勅數

與成王失教責奇滇

罪奪冠帶降為庶人後更以

孝聞鍾

鑑薨謚溫穆奇滇

廟正德中以賢孝聞賜勅褒獎薨謚端順子表榮嗣端
順王生子七十人嘉靖初尙書王瓊以聞表樂茂寡
言孝友好文學嘉靖三十年壽八十詔書嘉獎貧以金
幣表樂薨謚恭裕子知燦嗣薨謚安穆子新堤先卒謚
悼懷新堤子慎鍾嗣薨謚榮懿子敏范嗣薨子求掄嗣
薨子審贍嗣

永和王濟烺晉恭王第六子國汾州謚昭定子美塢襲
以罪廢子順僖王鍾鈇襲薨子榮懷王奇洧襲薨子靖
惠王表桮襲薨子安簡王知燠襲薨子新墮襲薨子慎

平遙王佶煇。潘簡王第三子也。潘簡王模太祖第二十
一子。母趙貴妃。佶煇謚僖靖子。惠恭王幼墾。襲無嗣。以
唐山悼愍王子鎮國將軍詮。瑩奉祀。以上明

公主湯沐邑。北魏文成帝女西河長公主。薛初古拔
尚主。西河公主薛洪祚尚主。唐順宗第四女。西河公
主沈暈尚主。

流寓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舉有道。拜太原太守。不就。穉
嘗到江夏。設雞酒薄祭。太尉黃瓊不告姓名。時名士郭
林宗等數十人會。穉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而林宗建寧四年卒。陳留蔡伯楷、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

見酈道元水經注

漢時

令狐楚，字殼士，宜州華原人。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旣及第，桂管觀察使三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

與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駐
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
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爲亂
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
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元
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文
稱賢相楚少時曾讀書綿山靜林書院見朱咸平五年

圓鑿寺碑記

唐時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大定十六年間進士明昌元年
官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

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遷翰林修撰泰和二年卒求生
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
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
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暮年
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爲最韻書法學米元章與趙胤
趙秉文俱以名家遵古亦嘗觀察判官時庭筠省親
至此有行書詩石四首其詩入藝文非是地所
作例不當入附錄於此
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
瑟瑟嵌西窻山僧乞食
地招客先開州雙州四十
雙嶗爲手拄一條青竹杖也地四
日挂百錢游夕陽欲下山

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栗葉黃。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縛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

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
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
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平遙超山有題名石云已
亥秋八月十有四日自太原道往山陽留宿於此東山

元好問裕之題

以上金時

孫翥字鳳儀汴梁人父爲集賢殿大學士至正二

十八年四月九日明兵入汴陽執居守者令各寫平安

書以慰出征將士時翥獨不寫洪武年號投筆遂

自經死汾陽縣大相里中書院有翥所作詩碑序稱

恐歲月愈久傳聞失真泣血緘紀其實庶他日太

氏有所採焉其詩曰乾坤頌動風塵際父子君臣義
全身耻帝秦寧蹈海心知尊晉不書年孤忠閬苑三秋
月濁世齊州九點煙萬古姓名應不朽黃河如帶嶽如
拳又有八哀詩序稱至正戊申家僮自覃懷來報鶴平
安因感時之不幸而志之不遂乃作八哀詩以洩其憤
其詩曰歷數乾坤破山河道路難鄴城秋草合易水朔
風寒賈勇曹劉壘輸平李杜壇林泉心不遂空報鶴平
安茅土恩雖重蕭牆禍已胎關山豺虎鬪江海鯨魚來
管樂才何忝風雲氣自迴深嗟王子晉愁霧鎖蓬萊萬
里長城壞千齡劫數遭卧龍終爲漢司馬已歸曹秋風

金闕將軍折寶刀。九重無路訴短髮。不勝搔。狡兔蹄
方健。韓盧鼎欲燃。旌旗朝入雒。謗篋暮輸燕。縛信高皇
許。開邊杜預賢。憂時常痛哭。淚入武功天。服楚茅先入
吞吳沼。可期君臣傾社稷。天地限華夷。否極還生泰。時
安又致危。百年文物盛。第泗壘瘡痍。德厚唐虞帝。寃深
蟣虱臣。禁關排虎豹。高閣閉麒麟。咄咄年將宴。漫漫夜
不晨。屈原忠見放。憔悴楚江濱。帝座元都遠。天門北海
深。有人歌楚些。無客問陳璣。空闕千行淚。思君一寸心。
雷霆司號令。幾日破重陰。龍虎風雲散。鯨鯢海水翻。干
戈天下動。宗廟聖人存。跋跲防多難。心肝奉至尊。乘輿

千里目終日爲消魂。元史宰相表至正二十八年戊申有左丞孫景益而不見列傳順帝紀於二十八年四月亦疎漏失之故具錄翦詩以補史之闕遺。元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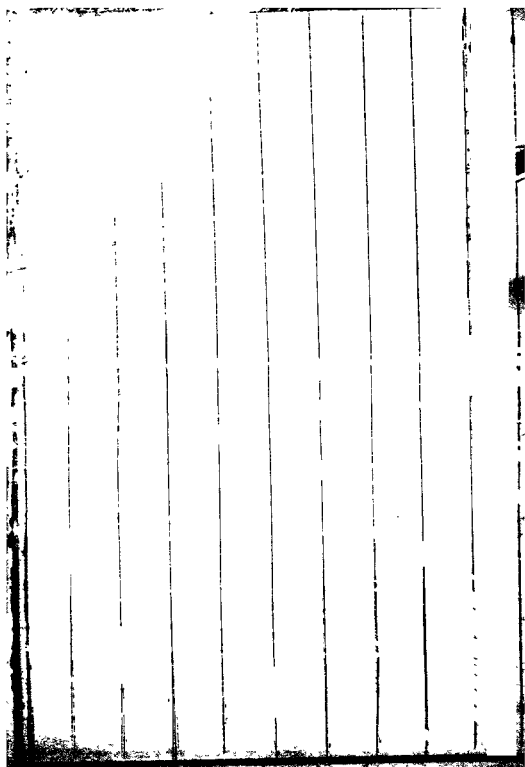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以貢生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司主事未仕其學上接漢唐考核之儒所著有音學五音聲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亭林集等書嘗游汾陽縣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齊天保三年相國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文侯村唐上元三年上柱國任君碑小相里唐上騎都尉相里瑞碑晉天福五年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又

有詩見藝文。

李因篤字子德富平人與崑山顧炎武太原閻若璩皆以博古精考核爲學者所推重時稱爲關中李夫子其至汾陽因顧炎武遊汾時取道而來也。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與汾陽胡庭友善其書法篆隸及詩古文辭一時珍貴之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辭授內閣中書未仕。

舊志列尹吉甫介之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郭巨陳搏並涉傅合今不錄又吳悉達事見雜識。



汾州府志卷之十三

人物一

宋壯武侯昌楚卿子冠軍宋義孫也始居太原界休爲代王中尉高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立代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蒙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

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
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
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
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
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
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
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
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
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

往見絳侯絳侯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避。昌還報代王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閏月己酉，入代邸。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與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明年四月辛亥，封昌爲壯武侯。

東觀漢記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略昌宋義孫也是
書宰相世系表宋氏出自子姓楚有上將軍義義生
昌漢中尉始居西河介休案昌爲宋義之孫當從會
稽典錄世系表但云義生昌文不具也漢界休屬太
原郡世系表云西河介休蓋據魏晉以後言之耳

舊志鄉賢列春秋時介之推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周
尹吉甫子然於隱逸列周吉桑介之推尹吉甫辯見
沿革及古蹟介之推辯見絳山條下子然引大戴禮
曰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由
子然之行也考之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作易行

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是介山子推之行也北周盧景宣注云晉大夫介之推也據訛文子推作子然而分爲兩人一列人物一列隱逸謬矣吉桑下實以趙簡子遊於西河事則遠在介之推後而列於其前已爲失次又劉向新序作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

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
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
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
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此本一
事而傳聞不同其曰西河則泛舉龍門河不得繫之
此地今斷自漢起前此傳會失實者槩不濫入

郭徵士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
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
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
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
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
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
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襲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
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

巾其見慕皆如此

秦別傳曰秦名顯上
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或問汝南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

道母憂歐血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

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

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

於野，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

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

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

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

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

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

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

神先李智之陳國，則視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初秦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秦秦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注注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秦以是名聞天下

宋徵士冲字子浚太原界人其事實無考

水經注汾水又西南經平遙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

宋子浚二碑宋冲以徒徵案林宗有辟司徒

掾舉有道二事豈子浚之同歟他無可考姑據

水經注列之

右漢三人舊志列郭秦辛慶忌二人山西通志於人

物列宋昌漕仲叔郭翁中孫會宗於文苑列宋仲
漕仲叔漢書游俠傳作西河漕中叔郭翁中史記游
俠傳作西河郭公仲漢書作高翁中孫會宗漢書楊
惲傳作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翁中武帝時人會宗
宣帝時人中叔王莽時人而列中叔於前亦失次漢
西河郡領縣三十六在今府境者不及四之一而郡
治遠居河西不得槩入於此况俠以武犯禁如翁中
中叔所不當列者也辛慶忌漢書稱其本狄道人爲
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唐肅宗時有辛雲京
州金城人客籍京兆爲太原尹其曾孫讜史但言

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至周顯德中辛仲甫宋史乃云汾州孝義人。舊志於辛雲京下云慶忌二十八代孫。因錫田在縣家焉。辛仲甫下云慶忌之後。至唐封金城王。雲京錫田在縣。因而家焉。賜田事不見史傳。惟元時史澤撰辛氏家譜記云。唐金城郡王辛雲京。漢左將軍慶忌二十八代孫也。葬於萬年縣鳳栖原。又云。昔金城郡王所錫田。有在孝義縣者。子孫因而家焉。是居孝義者。雲京之子孫也。雲京寄籍京兆。故葬京兆之萬年縣。不當因其子孫而繫之。孝義由唐初漢更援狄道辛慶忌。去雲京七百餘年。而從雲京

之子孫改爲孝義人祀之鄉賢列之人物何相沿不
察一至于乎是

郭侍御史欽西河人太康中以匈奴五部居內地稍因
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欽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諸
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匈奴
之衆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
翊安定上郡盡爲之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
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
募取死罪徙五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
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部峻其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

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後卒有劉淵之亂

孫太守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璽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誣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賞遂寢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

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
舊好起爲叅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
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
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
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
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
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
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
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
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不無繁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
感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
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
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
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
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
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
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
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
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

之重。三子衆恂。纂恂等盛。纂子統。綽並知名。

孫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叅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子騰嗣。騰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孫延尉卿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

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黜額暴鱗矣所居齋
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
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
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
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
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
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
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
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
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卽襲爵長樂侯綽性通

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
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鯀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
庾亮請爲叅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尙書郎揚
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
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
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
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
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
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
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韓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邱墟。函夏蕭條。井湮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

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寔爲交切
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
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
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
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
者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
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
拔之頓驅踞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
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殮之飯田宅不可

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
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
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
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
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
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
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煩而難舉
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
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
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

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

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孫給事中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

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服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殮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閒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

冀留盛爲叅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
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
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
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
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
不劾之盛與温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
進無威鳳來儀之美温以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
爲怪鳥温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
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

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
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
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
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
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
綽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
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
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叅軍
固辭不就以憂卒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

州與父俱從庾亮。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終於長沙相。

右晉五人。舊志列王延、宋隱二人。通志於人物列王殷、孫康、王延於文苑列孫楚、孫統、孫綽、孫盛、孫放。案王延仕劉聰。宋隱先仕慕容垂。後仕北魏。皆不當繫之晉。隱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隱。雖以孝聞。然不能終事一主。固無足稱。

述目自其父家列人史猶云西河介休人徒推本言之耳王殷祁人非今府境孫統與綽盛自幼渡江至統子騰登盛子潛放附見統盛傳可也盛曾孫康康子伯翳相去益遠矣。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常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

養髮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尙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旣誅劉氏自號漢大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右劉聰時一人舊志繫之晉非也。

張成紀侯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

表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旣至襄陽佺期問臣孫初

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佗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佗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佗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佗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佗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得此。今羌寇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窳穢，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君。君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必死。佗期曰：蠻賊互起，

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尙書

聞奏標其門閭、

宋簡侯宣字道茂西河介休人父洽爲慕容垂尙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宣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子真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台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

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宋列人子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
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
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
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
因敷事而死弁才學雋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
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
賦好彪爲秘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

晉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願。願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審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闕，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禍役將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

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鞋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實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

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冲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并有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抗冲。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犬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歔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

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右北魏四人舊志列南北朝張濟郭文恭宋敏宋弁
宋翻宋世良宋世軌七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北魏
張濟宋宣宋愔宋弁宋翻宋世景北齊宋世軌於文
苑列北魏宋隱張偉北齊宋世良考之魏書宋隱西
河介休人而自其父恭已家於廣平列人隱叔父洽
洽第四子宣宣從子愔高允徵士頌稱行司隸校尉
中都侯西河宋敏道及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是宣愔宜從徵士頌察之西河至宋弁宋翻其傳直
稱廣平列人人翻宋敏道弟世景其傳稱廣平人敏
子世良世軌北齊書列傳亦稱爲廣平人唐書宰相

世系表宋昌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
洽畿徙廣平列人晃魏書作活或其更名也宣孫瓊
有孝行愔子顯無子以弁爲後弁北魏名臣今於宋
宣宋愔二傳附見之翻及世景世良世軌據史傳爲
廣平宋氏已久故不載入宋敏舊志但云敦篤有志
行又於宋世良下云敏之子案魏書毓字道和敦篤
有志行子世良然則敏殆毓之訛耳張偉太原中都
人北魏中都乃今榆次縣非府境

鄭興汾州永安人有孝行聞於朝貞觀元年以縣名與
涪州縣名同改爲孝義且以旌興也

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云縣人郭興有孝義故以爲名焉。舊志云鄭興父早卒勺水不入口號痛者三日力農養母甘旨不闕母病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封股爲羹以進母食之愈貞觀元年有司聞於朝詔改永安縣爲今名案郭鄭字相似未知孰是縣名以興改而新舊唐書孝友傳不列其人豈以封股事出於委巷之陋遂畧之歟。

康深汾州介休人貞觀八年爲殿前護駕將軍有功。

介休縣志云按碑記深立心寬恕制行端莊太宗封境內神祇敕封太尉元知縣徐養正立碑今在下莊。

村東

宋學士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及子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孫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宋右臺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叅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
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
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
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
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特薦見又水
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頂虹蜺紛錯暑雨滯
霿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
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
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
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

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
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
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
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
藥雖後龜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
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
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
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
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
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

端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
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
急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
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
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
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
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
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
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
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粵。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叅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宋總管之悌。令文子。之悌長八尺。以躋勇聞。開元中。歷

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

梁柱國思汾州平遙人幼好儒術重交遊值朝廷用師奮身從戎累功加上柱國大歷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七薛刺史鐵山隰州石樓人破黃巢黨軍騎入長安勇智之將罕出其右

右唐七人舊志列薛融康深鄭興辛雲京宋務光五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康深宋務光宋之悌辛雲京梁思於文苑列宋令文宋之問薛能考薛融當繫之

五代辛雲京金城人。辯見前。宋之間薛能與三國魏孫資。北齊張亮。隋郭衍。俱別見仕實。

李刺史彥從。汾州孝義人。拳勇善騎射。爲漢濮州刺史。州故有老吏舞文者。皆歛戢。

右五代漢一人

汾州府志卷之十四

人物二

辛太保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廂虞侯部民有被刼殺者訴陰識賊魁卽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

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
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
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爲之柰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
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
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人當自辨矣崇如
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
甫又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
累雪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
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
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

成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
濠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
擒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
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
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遷
爲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
遼主問黨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
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
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
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尙寬

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尙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卽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沖、若海、若濛、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鄰，俱舉進士。

位侍郎仁寶汾州平遙人。趙普妹婿也。父益。宋乾德三年。贈中書令。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策。太宗令馳驛召歸。多遜據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洩。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爲齋郎。延齡至殿。

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侯都部署延廣汾州平遙人祖益父仁矩延廣初在襁
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
行匄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及仁矩歷通鄆雄三州刺
史悉以補牙職在雄州時方飲宴寇數十騎自晝入州
城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射殺其酋一人斬首數級悉
擒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
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
供奉官太平興國初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
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閣門祇候會西北戎入寇求可

使徵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時延
廣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
使延廣力疾入辭。太祖賜以名藥及方。遣太醫隨侍。戎
人間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
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
奪財物。縱火而去。關中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
之。會渥於富平。四十餘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
素憚延廣。傳言我輩無能。汝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
富貴。柰何不思係名。自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下。
延廣怒。因擊之。挺身無所。鬪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

走乘勢大破其衆。澁劍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卽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旣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老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強難制。遂詔還。以慕

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餉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病，上遣御醫馳■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賙賻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閤門祗候。

趙景肅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獻從事使府太宗
尹開封選爲雍邱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
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
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部首薦廷試日太
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
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善訓其子亦爲可嘉也
擢置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
緋魚選爲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
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脩文苑英華雍熙初加
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彥

進米信失律於岐溝昌言遣觀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
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詔預
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
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卽以昌言爲左諫議大
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
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知副使董巖皆昌言同年右
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其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
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石備書翟穎性險誕與旦
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爲穎改姓名馬周以爲
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爲大臣及歷舉數

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鞠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越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卽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藿。

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
告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
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
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
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邪敢不從命斬
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
中叅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
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
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構
亂於蜀議遣大將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

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
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
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鬪志郡
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
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卽前指畫攻取
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
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
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畧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
旣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
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

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
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
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
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真宗卽位。遷兵部
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
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二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
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
以寒雋世家爲恨。遂罷。加工部尙書。仍兼中丞。先
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昌言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
事。令左右廵使分領之。命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

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

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
卽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
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
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
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
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
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
邢曷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
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尙書都省

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
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卽遷
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訪昌言
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
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
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辭謫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
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
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王禹偁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
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
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強力尙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

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兵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楊團練使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卽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侯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白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卽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供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

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
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獲人畜無算賊騎五百掠
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爲
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
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
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
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
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寨卽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
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師瓊將悉出兵
爲援鈐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

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藩璘、都監西京右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濠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退保洪德寨。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於上，傳召瓊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流崖州。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

平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
矣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
賓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李都監渭字師望汾州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
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叅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
副使與張君平並爲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
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
寇陷階州沙灘寨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
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寨遷軍器庫副使歷

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於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曹元帥玠。字帝錫。汾州介休人。仁宗朝。建節開封。遼夏不敢犯。以功授總理大元帥。慶歷三年卒。勅賜祭葬。

武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
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
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
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
八破金湯城畧宥州屠河畔歲香毛奴尙羅慶七家口
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犂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紅羊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
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輒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
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陣賊莫敢當尹洙爲經畧
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洙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

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一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好古。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云。美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

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
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
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
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安撫經制蠻事師
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
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
國願得蕃落騎數百以募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
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
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
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使軍聲大沮青

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十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遊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駘。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不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

自春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
資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
曩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
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屍，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
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
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
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
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
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旣行，帝每憂之，曰：「青
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

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畧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土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

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
上人情頗疑廼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
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
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
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
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
一出青賊旣平經制餘事沔以委沔退若不用意者沔
始歎其勇旣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
青悉力調其家事子詒詠並爲閣門使詠數有戰功熙
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

深沉有智畧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賚中牢祠其家。

文潞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四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

彥博置獄於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
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
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
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
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
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
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廡聞外喧甚
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
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

則反明鑄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勵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官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

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瀆。

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
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
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
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
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
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
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
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
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
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

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
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
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對二人至六潔恐治
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
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
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
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
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
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

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尙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待中。徙

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
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
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
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
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
陳圖方畧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
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
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
靜衆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

爲已發奮然排之曰：「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瓜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瘡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

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
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
非杷可濟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
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
請覲言本等見安石懼者以博復相故博會其說御史
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以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
司徒元豐二年拜上制以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
中議儲嗣事彥博以人以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
者復於帝曰先帝以在神器有歸實仁宗知子之
明慈聖擁佑之力臣以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

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窮詰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

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二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張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邪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温溪心

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灝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

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
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
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
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
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官卒

郝武莊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爲第一充
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爲蔚州刺史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
與田朮將兵護軍須餽麟州是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
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質與朮行邊至柏谷敵墜道
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

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又薦爲大名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貝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

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於信義田朮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

郝中允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邱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
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
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
妻孥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
惜其去固留之者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
以躡耒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
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
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
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
能及尚庶幾以恩待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

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溫公爲銘其墓

王防禦使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縛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加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宣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經畧使移書遺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

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王節度使忠植石州人紹興九年金將斜卯阿里攻石州粘割胡撒率所部登城陷之十年秋忠植舉兵復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畧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

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宋史於忠植傳云太行義士也蓋考之未審

宋知浹汾州人通左氏春秋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知浹上書聲其寃流袁州

元象汾州孝義人有孝行嘗耕於六壁城下其地有陝土人因呼爲元象泊

任康節汾州西河人有孝行

舊志稱康節少遊學。祖母李氏思之，因急歸，不復出。祖母歿，躬爨以養。祖父案元象任康節，其始末皆無考。姑據舊志錄之。

右宋十六人。舊志列王嗣宗、田紹斌、楊瓊、李渭、狄青、李浩、王奇、侯延廣、郝質、文彥博、趙叡、趙昌言、辛仲甫、元象、郝戡、十五人。王嗣宗、田紹斌、李浩，別見仕實。趙叡，卽見昌言傳。山西通志所列，多據州縣志採入，而正史中其人行事卓卓，轉或失之。自宋以下，凡去取雖未當，非有關考覈者，不復具論，以省繁衍。

張崑起，字傅霖，汾州人。爲國子助教，免歸。盜陷汾州，崑

起與妻赴井死。

右金一人舊志列馬天來吳希尹二人別見仕實。

梁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遙人瑛之季子少嘉河便騎射讀書能通大義以文階起年十八尹本縣中統五年授懷孟路總管至元九年尹介休遷知郢州州初附不逞之徒相聚爲盜捕首惡之餘釋不問授簽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摘奸發之邑以寧遷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改四川按察副之饑請發廩以賑主者議上聞天翔曰報下則民殍之是發糧四萬斛賑之二十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乘傳上切治體者

二十餘事世深嘉納焉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天翔往賑還授成都路總管改四川道肅政廉訪使卒年五十有五追封安定郡侯

杜思忠字彥甫汾州平遙人祖父珪好施與以長者稱於鄉父豐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思忠討高麗有功授承務郎洪陽固鎮鐵冶提舉思忠曰鹽鐵之政古人所鄙營利之術非余之能辭官歸人稱其高節

杜文定思敬字敬甫汾州平遙人思忠之弟也受學許魯齊之門累官御史臺都事轉治侍御史除戶部侍郎歷左右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簽陝西中書省移

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不赴致仕年八十六卒謚文定立朝有風節

呂簡肅洸字蒙甫汾州西河人少讀書曉達義理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薦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首上疏條八事劾貪懦之吏彌蜀寇之兵天歷

初由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道廉訪司使所至興學校正風俗斷疑獄弭盜寇詔爲中大夫丁父憂服除起爲襄陽總管本路諸軍總管政績甚著授大中

大夫大明路總管兼府尹諸軍總管內勸農事知

河防事會臺議宿望擢拜中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

廉訪使卒於官贈禮部尚書封河東郡侯謚簡肅

柳誠汾州西河人爲國子監助教有學守

王天祺字秋岩汾州西河人孝友能文徵教職舉茂異皆辭疾不赴門人李峽等爲之立碑

李進士邦用汾州介休人少有大志不泥俗學孝弟出於天性其行已教人一以孝弟爲先時望歸之

鈕汾陽伯克讓汾州介休人歷岳州武昌二郡推官用法平恕守龍陽郡多善政州人勒石頌之終宣慰副使追封汾陽郡伯

鄭衛公允中石樓人元進士累官浙東廉訪使進冢宰

封衛國公

縣志稱其德被生民功在社稷而事實絕不聞今據縣志列之。

褚忠肅不華字君實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以廷試第二補中瑞司驛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擢副使汝穎盜發不詳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擊不詳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不詳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撻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不詳

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
聞不華劾已益恚嫉乃檄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
甲去韓信城陷旣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本爾所統黃
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
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
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
通沐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陽遲駐兵沐陽淮安倚
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沐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
取進柵南鎖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
忽都不華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

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爲賊所掠。德琇
佯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
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食
草木螺蛤魚蛙燕烏。及鞞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
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至正十六年十月乙
丑。城陷。不華據西門力鬪。幸得免。執爲賊所嚮。不華守
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許。朝廷聞
之。贈翰林學士。承旨。諡曰忠肅。大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
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褚伴哥。忠肅之次子也。隨父守淮安。城陷。父子力戰。及

父中傷，伴哥，刃救護，被殺。

車世榮，石州人，以孝行旌。州志但言其官鳳翔路陰陽教授，無事實可考。

右元十二人，舊志列杜豐、杜思明、杜思敬、呂澆、張益、李邦用、王珪、王仲文、鈕克讓、袁湘、陳資壽、高岡十二人。杜豐、杜思明、張益、王珪、王仲文、袁湘，別見仕實。陳資壽，本錦州永樂人，高岡，別見名宦。